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聖學門

聖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聖學學於誠明○開聖學之高者其明乎成聖學之粹者其誠乎天相國家挺生聖哲資稟抱負萬萬於庶聖神如堯濬哲如舜智如禹湯聰明如文武此明也天所付也以之稽古則遐邈幽邈之政吾之心可以會之以之慮天則杳冥昏默之理吾之道可以通之見與之融而口耳特其寓也識與之合而歲月特其迹也聖學之所以高其自天而開之歟夫明者必誠明而不誠非明之至也彼明之至者眞

知夫天資之易以晦蝕而吾心之不可少縱弛也故一日之乾乾二日之兢兢以至於純而不已終始惟一此誠也君所存也嗜欲足以為吾之蠹而吾近端人正士之時多則嗜欲不能蠹矣驕縱足以為吾之賊而吾守閑邪謹獨之戒堅則驕縱不能賊矣常使道義之獲勝而學問之有得日復日歲復歲而吾身雍容於聖經賢傳之中則聖學之所以粹其由已而成之歟

學貴體用兩全○通經博史以達治國平天下之用此聖學之所形見也誠意正心以究治國平天下之本此聖學之所據依也自昔帝王明道以學會道以心自其本而發諸用自其所據依而發於其所形見先後本末未嘗少舛聖時之所

講學要亦於自本自根之地而加之意耳心也者其諸義理之所會而聖學之所宗乎是故視聽言貌之必敬出入起居之必欽惟其一之不誠或有以膠擾此心游逸淫樂之必戒盤田荒寧之不敢擇其一動之非謹或有以縱放此心君心既正由是推之身可以修家可以齊則此心之敬也君子以進小人以退則此心之明也名分必嚴所以遏亂萌則禮之根於心也政事必修所以攘夷狄則義之根於心也民隱之必加恤天變之必加懼則仁智之根於心也諸妄悉除表裏洞徹一真恬淡常如其初則心學之粹極於高明推而廣之有餘用矣而又何憂乎政治之有關民俗之告病士習之不醇哉

聖學守約施博○貫天下之事於一理會天下之理於一心此帝王守約之學也以一心而燭天下之理以一理而準天下之事此帝王施博之功也夫自隆古以迄于今其間國勢之盛衰生民之理亂天運之推移人事之因革凡著於經史之所傳者蓋不勝其多事也苟不能貫事於理會理於心則茫然無所統紀以守之所以貴乎約也然前世之得失今日之龜鑑也往事之是非後來之軌則也凡有得於經史之所傳者非徒以廣多聞也苟不能推此心以度理充此理以揆事則泛然幾於無用此施之所以貴乎博也

學有莫大之用○仁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則天下之治可以不勞而奏矣蓋道無近功惟志趣之高遠[illegible]然後[illegible]擬其

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脉絡世教綱維人極於不泯不絕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　一太極之理流行散見於萬類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於超出乎億兆人之上者為之君師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覺天下後世之心帝王之為帝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學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則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於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學者亦豈不能進於帝王之功用

稽古偉議　帝王有用之學○道與心一　帝王之心與萬世一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三聖授受相守一道載之於書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惟

其形氣之並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故人心每患於難制而道心每患於難明難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難明故微而知之者幾希惟精則決擇詳審而致治之功深惟一則主宰堅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執萬世惟允成湯傳之為昭德建中文武傳之為順則建極帝王之治所以蒸為雍熙董為泰和而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於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斂於一心者猶不敢廢夫講貫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號為汲汲於學者果為何事也

文帝暗與道合○文帝天姿甚厚與道暗合者蓋多衣不曳地之儉與克儉于家同一軌轍允恭元默之恭與溫恭允塞

同一機括德化專而風俗淳而刑除而禁網疎視生而不傷厚而不困者同一源流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況猶不惑於命博士刺六經乎我孝宗所以謂人君知道者少而獨有取於文帝也

武帝表章無益〇武帝之興憲章六經統一聖眞不可謂不知學矣然欲威四夷而不知求於虞廷之舞干欲富中國而不知求於周郊之井地欲獲長年而不知求於詩人之萬壽萬年蓋學焉而不知道故也上以虛文倡下以虛文欺霜降水涸悔及輪臺亦晚矣

法祖嘉猷

祖宗有用之學〇帝王之心與天地一祖宗之心與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通

會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當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當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則道法著矣道法立則治法舉矣世去古遠正學不傳生民不見帝王之澤至治之主蓋不世出而天地之生聖人乃間見於千載之後藝祖皇帝肇造區夏撥亂立極讀書而歎後世刑網之密蓋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紹休聖緒繼體守文講易而得六情六氣之說蓋有以契夫天地動靜之心矣夫以祖宗講明學問稽式帝王既無一而不契於天地之心則夫兩間之所以眷佑於國家而遺皇上以無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

藝祖生知好學○范太史帝學一書極言我朝所以異於漢唐者承平百三十年由祖宗無不好學故也蓋自太祖建隆

之初天造未定首幸國庠釋奠先聖其初也未嘗發揚翰墨以飾萬物而特於先聖先師之贊首加意焉其時也東征西伐未暇息馬提戈以論經理且勑宰相以讀書戒武臣以知學焉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規模宏遠矣范公申其訓而釋之曰太祖知學之益又知君相不可以不學也太祖之訓子孫可不念哉

時文警段學必見於功用○苟能以帝王之心為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經之所載得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非徒以誦講為也口以誦之必反心而載惟學以講之必闡義而力徙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之影滅迹絕可

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旣正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政之不立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計耶

學與士大夫異○士大夫之學則濟川之舟也行舟之維檝也有其具而用實致於人故幼而學則欲壯而行以益於人國也人主之學則雲行而雨施也雷動而風隨也精神心術之所運禮樂教化之發脩也耳目舉措之所礪風俗趨向之標準也規模綱紀之所立社稷靈長之脉絡也自得之而自用之其用也孰禦哉

學毋易於昏怠○前師後講朝聽夕訪受之旣多所學易至於弗固言動有書居處有戒未過而諫所學易流於或拘於

斯時也天君不清螟蜮紛集弗固者必流於縱矣易拘者或痫於蔽矣夙夜惟勤寒暑不輟焦心勞思其慮易致於或疲盛衰治亂反覆辨論細大不遺其見易致於太瀆於斯時也意向不堅鴻鵠將至疲者轉而爲墮矣瀆者厭而爲煩矣

綺語駢珠

侍幃幄之邃者不徒鳴珂而曳履　觀書日具

分錦席之榮者不徒啜茗而薦果　清問夜分

牙籤玉軸爛盈几案備文物也　翠幄天開

蘭臺芸閣環列縉紳盛威儀也　鴻儒日覲

難脩之乾甫聆於耳燕樂之需已蠱其心

無逆之業方陳于前鳧鷖之謠已誦于後

淫聲慢色蕩心娛目為吾學之障霾
乘權席勢變白為黑為吾學之蟊賊
強愎自用害學也皇上亦嘗以禹之不矜不伐而拜昌言者
思惟之乎利欲薰心害學也皇上亦嘗以湯之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紬繹之乎盤樂怠傲害學也皇上亦嘗以文王之不
敢盤于游田者體認之乎
當今獻策充其學之所到○恭惟皇上英姿天挺聖學日新
自臨御以來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則知推
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間大震恐大拂亂所以嬰宵旰之憂
關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計也皇上端居凝邃加意講
求所以壓萬變之紛紜鎮群疑之洶湧陰以為天下國家之

計者蓋皇上求道得力處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則夫堅始者之念以就來者之圖勉今日之誠以爲後日之慮不以僅定爲無恐不以苟安爲自足凡堯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皇上行道用力處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者當何如祖宗之托重矣所以奉祖宗者當奚若丕緒之承今幾年矣所以充拓昇業者當何修而至皇上誠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學之爲王者事特易易耳

學有得於箴銘）繼自今毋昵於宮掖毋襲於憸佞以純一此聖心則不愧屋漏之旨得矣毋淆於好惡毋汩於喜怒以

涵毓此聖性則存心養性之旨得矣毋墮於沉湎而有得於
惡旨酒之戒毋靳於作成而有得於育英材之喻推行此聖
政宣布此聖德則班白可溫襁褓可保而所謂長長幼幼者
得所仰矣流離可復彫瘵可蘇而所謂顛連無告者得所賴
矣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而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
者可次第而及矣吾君以是而力行之大臣以是而力贊之
夫然後宗子之責可以無愧家相之任可以無負而寫之琬
琰非徒美也著之翰墨非徒書也
學至有用而極○帝王之學厥有本源惟謹養乎心術之微
不徒為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為外飾之求是
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

以充此學外廷固學矣內庭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褻乎皇上有志於帝王之事固出於聖心之實抑帝王之所兢兢業業儆戒無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皇上所當深勉而不徒為言語誦說之末而已耶

生意收結經史祖訓俱重○嗟夫經者義理之統會也史者事實之明據也而文謨武烈聖子神孫之遵蹈則又有家法在焉使人主嘗學經矣則義理熟乎吾心以之處天下事其是非可否善惡去取莫不油然各即其敘使人主嘗學史矣則事實著乎吾心以之處天下事其成敗得失用舍從違莫不犂然各當其節使人主嘗學家法矣則成憲之可監祖武

之當繩誥章之率由以之處天下事無一念不在是也是三若人主講學之實用也執事行且侍經筵其必有得於此愚也何敢言

不善學而自誤○雖然聖學固期於有用而用之難也亦久矣駕言於易之變通而妄意紛更藉口於書之柴望而甘心封禪假襄公復讐之義而稔兵革之禍鑒吳子餘祭之事而重閽尹之變慕鳳凰來儀之説而諛臣由此以坐貽援刑茲無赦之語而繩下竟用於刑名是豈學問誤之哉亦用之者自誤爾方今翠幄天開鴻儒日侍經學之精微既取之以治心修身而經學之功用復推之以治國平天下豈有設施矣於講明者哉草茅私憂過計亦願吾君善用所學而已執事

幸恕其借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故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董仲舒策）天子學問至於無斁者求善無厭也（眞山奏言）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王吉疏）

歷代事實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楊學）行賈誼有言人主不可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洪準疏）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孟子）高宗舊學于甘盤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書）成王學有緝熙于光明（詩）

光武經學博覽前世無比馬援傳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準傳明帝垂情古典留意經術樊準傳章帝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本紀唐太宗銳情經術儒學序元宗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張說傳

皇朝典章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求之帝即位初首幸國學次月又幸儒學復振實自此始續編並長編帝自開寶以後好讀詩書嘗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帝學錄眞宗幼尚文雅自出閤後專以講學術辭爲樂禁中游息之所皆貯圖籍置筆硯景德二年上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此圖籍以自娛耳帝學上又謂近臣曰朕聽政之暇未嘗虛度時日探賾簡編素所耽玩會要仁宗天聖四年上曰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

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長編七年上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終不能及也王曾退相謂曰上日省四方封奏閒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之自昔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長編神宗元豐八年史臣曰上聰明英睿聖學高遠啓必據經　孝宗詔洪邁對選德殿云獨於閑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選德殿記

先王建論范祖禹上哲宗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

富貴而專利權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得位欲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

哲宗即位呂公著言修德之要莫先於學謹條上十議之裨聰明四曰講學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聲音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利祿取科級耳人主所不當學也人主所當留學者觀古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漢景帝用晁錯術數數年之間罹七國之禍擇術不可不謹也

孝宗朝呂祖謙奏陛下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注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競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

罡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模密定圖始慮終不迫不撓是聖學也政令威極咸出於一盡塞多門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將自知而自信之

宋儒黃華　范祖禹云恭惟今朝累聖相承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明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陛下歷觀前世創守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有如本朝之百[illegible]年者乎祖宗之天下陛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　劉屏山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焉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矣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為汲汲者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諫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茍且一

暴十寒雖皓首没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與途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開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蜕德必日新也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水者其遠茫茫振衣而升蒼蒼彌高鼓棹而游茫茫愈遠然後知向所覩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已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進連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

聖學二　以真實有用立說

策頭 典籍之遇帝王典籍之幸也謂其將以用之也得遇帝王而帝王不善用則猶其不遇也與其遇而猶不遇則寧與經生學士俱隱於山巖屋壁間爾無寧使妄意紛更者籍口

於變通其心封禪者篤言於柴望則迥所以重典籍之不幸
矣

策段 漢唐之君講學之禮雖隆講學之意浸失觀其博士議郎專掌顧問郎中中郎出入宿衛御壺之掌至狎也而孔安國為之給事黃門至褻也而楊雄居之蓋燕閒之地未嘗廢夫規誨之益以至石渠之論金華之說書白虎之著為通議其所以訪問諸儒斟酌道德者亦至矣房杜諸臣分番殿左褚馬名士勸講禁中或宿閣下而給以珍饌之寵或居列館而命以車馬之隆議論周禮講求王道得失若井田若封建則終不能行究觀漢唐之世以蕭太傅之賢不免死於非類之手以魏鄭公之良臣終不能弭其身後之謗則授尚書於

兒寬而不能盡其窮兵之失受經史要録於鄭瀚而不能去其褻近之人固應有是豈非以講學爲虛名乎
讀尚書之去四凶則嘆後世刑網之密讀易之太卦則知君子小人之所當辨聞直哉史魚之句則悟君子之不如直聞辟以止辟之語則謂不若使民自化聽謙德之對則知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之言論三德義用則知任賢去邪之在剛家法所得固未嘗有一日不務於學亦未嘗有一日不見於行豈非不狥漢唐之虛名而有得於三代之實用乎
人主之學在乎簡而知要博而通用遂觀前世治亂盛衰之迹近稽祖宗垂統繼治之意因已然而考其理亂因理亂而鑒其得失其得也吾從而法之其失也吾從而戒之不徒誦

陳編之糟粕而必見之於設施不徒膠一時之聞見而必充之於踐履如是則為有用之學尚惟隆好學之美名矜稽古之盛禮廣厦細旃非無儒紳之勸講也而求其有眞實之補益者未聞牙籤玉軸非無經筵之輔導也而求其有痛快之發明者未見學問自學問躬行自躬行卒之口耳誦習之所得者雖可觀而天下國家之所關者無足賴人主亦何樂於為此也

事對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學記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命漢宣帝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思惟世務將興太平王吉傳唐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證等裒次經史帝

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命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公等力也崇德
玄崇本朝太宗興國七年上曰朕惟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
代廢興以爲鑑戒　淳化二年上曰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
讀書多見古人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諡寶訓高宗紹興
廿一年上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
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會要上論經
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簡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讀書
不適用則不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爲患更甚筵
孝宗淳熙六年上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
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盛衰考當
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爲戒　十三年上曰自古人

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並聖政

聖學三　以持久有成立説

策頭　自強不息以勿忘爲心然後能勉勵以求聖學之進厥修罔覺以勿助為心然後能優游以待聖學之成蓋進修有時時過則難成不勉勵以力其進是忘也成就有時時至而自化不優游以俟其成是助也易之有乾君之象也而言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非勉勵以力其進乎蓋惟勉勵以力其進則學問有新功其得也勿忘之謂也易之大畜亦君之象也而言多識言行以畜其德非優游以俟其成乎惟優游以俟其成則學問有深功其得也勿助之謂也

策段 武帝甫年二十而履帝位文皇未弱冠而成帝業此正未遑他務孳孳求道之時也表六經以崇聖道開文館以禮名儒愚於二君無憾也夫何上嘉下樂徒事虛名而清明之念已鴻鵠於建元之末年始勤終逸自足小効而仁義之途遽荆榛於正觀之四載此心一惑雖有勉強行道之說高明光大在加意之說與夫漸不克終之戒日夕呼於左右而鼓瑟好竽亦終落落難合矣故二君之成就卒有歉於其初焉恭惟藝祖皇帝開創以來一以無逸爲家法至仁宗皇帝不惟有天下太平宮中逸樂豈敢如此之言而無逸之言施於講讀閣者則又有孫奭之奏焉孝宗皇帝不惟有幾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之訓而敬天有圖既知所戒無逸上書

又知所法焉故四十二年之間至久也而兢業不間於始二十八年之治至遠也而勵精不替於終此蓋得傳心之學與聖子神孫所當取法焉者也

人主之學問最患有以轉迁之一有所蠱則游畋聲色皆足以易其趨向讒諂變倖亦足以奪其操存蓋果銳之志以消亹勉之一心以惰則改嗜易好者不獨一山水之圖而佗士良保身之謀類得以投其隙矣使人主之心忘覆轍之戒於其前貽噬臍之悔於其後是豈無所以而基之乎

事料 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云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書說命）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詩敬之）漢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紀本）唐太

宗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分未嘗少息（唐書儒學傳）本朝太宗雖在軍中手不釋卷（續長編）太宗聽政之暇觀書為樂每至夜分命呂文仲直禁中備顧問（訓典）真宗每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勤學有益頗勝他事以日繼時寧有倦耶（訓典）仁宗皇祐三年謂講讀官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丁度曰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聖學（續長編）哲宗元祐六年上曰宮中消日惟是觀書王巖叟曰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同）高宗紹興七年上曰朕喜春秋之學率以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有日課（聖政）孝宗淳熙六年上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開發智慮（聖政）

聖學四

以講官得人立說

策頭 日就月將黽勉問難此人主好學之誠心前疑後丞從容勸戒此儒臣講學之忠心好學而不問不難則是東坡所謂如春禽之聲秋蛩之吟過耳而已雖旦至九重之尊日聆萬卷之言祗具文爾奚有於學講學而不勸不戒則是明道所謂能文官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精求啓德哉雖日環千官之侍日講五車之書秪尸素耳奚補於學

策段 欽明文思如帝堯濬哲文明如大舜天資之聖如此而揔章之訪君疇之學其講學以人者為如何湯之齊聖廣淵文王之聰明齊聖大資之聖如此而盤銘示訓阿衡孰學詢于八虞咨于二號其講學以人者為如何夫是以聖治極功

焜耀千古盛德大業冠冕百王是皆因天資而加學力而又勸講之得人者也

講臣之格君心固不可不盡其職而講臣之養君德尤不可不盡其心翠幄天開鴻儒日侍言必善言行必善行則君德日盛君心日純凡所施爲凡所措置渾渾乎天理之中心過且無行過何有吾愆不待乎恐懼而自無愧於暗室屋漏之守矣昔伊川先生被命之初首以輔養之道不可不至爲言則伊川之心心乎愛君者也今日之居講筵者能以伊川之心爲心則將進吾君爲堯舜之君矣

惟我祖宗以中庸爲自脩之本以大學爲入德之序法天道於乾節人欲於損無逸之書於左孝經之圖於右非所以涵

毓聖性而日新君德乎故燮曰御經筵者常程也而隻日亦不廢五月至八月罷講者故事也而或詔勿罷其資人之勤者所以成吾修身之實也有翰林侍讀矣而又有侍講有天章閣侍講矣而又有崇政殿說書其資人之博者所以充吾修身之實也

事類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荀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孟子成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賈誼漢高祖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賈傳兒寬見武帝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乃從寬問一篇歐陽生傳成帝時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前敘傳肅宗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咨故老班固典引唐太宗作文學館收聘賢才

討論墳籍傳禮亮 本朝眞宗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呂文仲爲之置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設直廬於祕閣夜則迭宿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綠仁宗即位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王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孫奭等入侍哲宗元祐元年程頤奏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重並上 高宗紹興二年上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將來開講令胡安國兼讀春秋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訪政上胡安國靖康上殿劄子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主揆事宰物之權也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其截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九

聖學門

經筵（附）

講周易　講尚書　講毛詩
講周禮　講禮記　講春秋
講語孟　講通鑑　讀祖訓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君相經筵之責〇謂明大中之道在人主推廣大中之學在大臣開明大中之學在儒臣夫黃屋邃深丹禁密勿親御經筵訪問儒雅風雨不更寒暑不易為人主者孰不知以講學為務然朝夕之所講論未必能允合於大中之道使其果合於是道也則宮庭之踐履朝廷之政令正而不疵

於偷勤而不至於怠聖經之旨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故曰講明大中之學在人主魚水交歡風雲際會都俞吁咈開導誘掖爲大臣者孰不以推廣聖學爲務然而設心措慮之際未必盡能允合於大中之道使其果合於是道也則翊扶聖德進退人才公而不流於私正而不失於邪自然納君於道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矣故曰推廣大中之學在大臣賡㲄細旃峨冠博帶進讀經史迭講唐虞爲儒臣者孰不知以開明聖學為務然而發言立論之際未必能盡得乎大中之道使其果得是道也則發揮聖經開廣聖性直而不流於激和而不失於迂自然引其君以當道而敷錫厥庶民矣故曰開明大中之學在儒臣

經筵宰相相關○佛時仔肩從容勸戒以講明聖學之本原者此經筵事也格王政事左右輔弼以推行聖學之功用者此大臣事也蓋澄原端本乃時政之所由以成而功用之著見要皆自典學中來二者之職實相綱維故有是本原然後有是功用本原之弗究則龐㕑細旃朝講夕說徒爲虛文功用之弗充則秉鈞當軸輔德納誨累將奚望然則職在經筵而或及於時政身居相位而意關乎聖學其體統之相維脉絡之相貫大抵同出於正君心同出於立政事同出於濟天下而福生民前師後誦左經右史非觀美也三公論道一相總職非具員也而況夫人主之學所學何事天命之去留係焉人心之離合關焉君子小人之進退皆於是乎出焉獨可

謂職勸講而無預於時政身鼎鼐而不致念於聖學乎

稽古伴議 古人隨寓而學○隆古盛時內庭之中宿衛環列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雖內庭大臣所不至之地而所用之人盡屬於冢宰其間又有師氏之職常居路門之近保氏之職專守王闈之列內史之職以文史討論詔贊於其間蓋不惟外廷而後親儒者公朝而後聞正論也當是時經筵雖未特設而從容密勿無非講論之地講官雖無常員而左右前後無非講學之士儒者列於內庭則不待宣召而足以備顧問內庭統於冢宰則內外相關而足以知其起居動息此所以君德成就氣質變化而日入於善也

唐朝經筵之制○登瀛州而與宴游者有弘文之學士侍禁

廷而備顧問者有更宿之京官太宗銳情經術非不至也然與宴游者有定員則經明行修而不得預於宴游者固無階而啓沃矣況談經於宴游之席者未必皆賢耶侍禁廷者有常數則懷材抱藝而不獲造於禁廷者固無路而責難矣況待問於更宿之廬者未必眞儒耶古人隆師重道之意侣不如是也居書院而修書者列學士之清選稱耆儒而質史者峻侍讀之穹班明皇之尊禮經士非不厚也然必學士而後可以勸學則抱格君之業而不獲列於學士者多矣況學士未必能勸學乎必侍讀而後可以談經則藴致主之學而不獲厠於侍讀者衆矣況侍讀未必能明經乎古人尊德樂義之意似不如是也

隨寓親近儒臣○昭素之命置席便殿則太祖之制也孫奭之召讀書冑監則太宗之制也徽之之儔直廬殿閣則又眞宗之典也

祖宗以學爲急○天聖元年仁宗即位之初也十一月始御崇政殿召馮元等講論語元豐八年哲宗即位之初也十二月始開邇英閣召呂公著等講經史夫我仁皇哲宗嗣位以來意其天下之事叢焉如毛豈無所當急者顧乃他務未遑汲汲於此誠念夫今日學與不學乃他日治亂之所關爲人君者啓沃禁庭自學之外初無他事況學之有益於人而係於天下者甚重詎可忽哉

元祐經筵之盛○恭惟元祐天子内稟母訓外登舊人肆開

經筵傳諮鴻碩而一時名公實首茲選自今觀之陳聖道十事始於畏天愛民終於去奢無逸者呂公著也而取尚書論語孝經切於治道者百篇以進亦公著焉講觀文鑒古圖三朝訓鑒圖可見帝王美惡之迹者范祖禹也而集仁皇訓典書以備觀法且願以至誠好學為先亦祖禹焉以至國家典章大抵襲唐則采唐書故事日進者頌其人也陸贄論諫舉合事宜則請取陸贄奏議進呈者試其人也

謝文警艮勸講惟務其實○上之講學誠求進修下之勸學貴務開掖則聖經祖訓冀其兼悟可也紬約自牖求其經要亦可也增員迭侍常切規微可也藏脩游息從容中道亦可也

學不專於講說〇剌經以作王制非不知學也而黃老淸淨之習得以汨之故文帝之治知富而不知敎詔諸儒論五經同異非不知學也而雜伯刑名之習有以錮之故宣帝之時見刑而不見德以鋭情經術之君而躬行仁義之不終以無逸爲圖之主而改爲山水以自逸則雖石渠白虎之開弘文集賢之置秖見其地之爲文具爾雖廣廈細旃之講前師後儒之延但見其官之爲具員爾學無得於心傳之初而僅止於講說之美觀此其治所以止於漢唐歟

講臣朝夕與處〇西廡北閤天子燕閒之所而講臣引召於其間後苑之嚴天子游豫之地而學官與講於其間名儒碩德日侍經筵親學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女子之日少諫官

雖不在內而戶庭則無壅矣

翰語駢珠

經幄天開　牙籤玉軸爛盈几案侈文物也

鴻儒日侍　蘭臺芸閣環列縉紳盛威儀也

經帷啓勿冕旒天蹤　侍黼座之邃者不徒鳴珂而曳履

黼座淮容縉紳日侍　分錦席之榮者不徒啜茗而薦果

古者自上而下無非　勸學之賢至後世有定職矣

古者自內而外無非講學之地至後世有定所矣

喨喨之誦時徹冕旒

琅琅之音日盈殿宇

翠幄敷陳　鴻儒講論

六經者禮義之川藪學術之淵源
傳注者聖言之薄蝕大道之蠹魚
毋以傳注爲疑一以經學爲本則罷逐百家何疑乎武帝排
抑公穀何尤乎鄭賈
當今獻策不當徒務誦說○帝王之學厥有本原惟謹養乎
心術之微不徒爲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爲外
飾之求宮庭深邃燕游易生聲色滿前志念易汩四海九州
之大非空言所能維持一日萬機之繁非小智所能經理然
所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皆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
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謹學不可以不充也久矣
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

以充此學外廷固學矣內廷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褻乎

典學終有大用○皇上從事於學無間帝王稽古之美遂輩堯舜惡酒戒者有箴罪己有詔緝熙有記誠意正心之學視古人眞可以無愧愚願始終典學懋敬厥德益戒謹其所不睹益恐懼其所不聞源之既澄則流不患其不清本之既正則末不憂其難理由是而修身齊家則表儀正由是而達之國則進賢退否而用舍明正名定分而禍亂息由是而達之天下則修政攘夷而內外之治舉敬天愛民而天人之符應以審正理以裕民生以正士習無一而不得其理皆此心之用耳

勸講貢求補益〇夫所貴乎經筵者聖經之微言奧義於是乎在師儒之箴規勸戒於是乎進人君之聰明聖智於是乎廣而不徒曰廣廈細旃以蒙其榮牙籤寶冊以耀其美浮辭蔓說以隆虛文應故事而已矣昔范公祖禹讀五子之歌再講六句以存規戒司馬公進讀通鑑則深排乎縱橫之術今日經筵之上果能因言託諷正論弼諧如二公之為乎不然則今日言聖學高妙明日言聖學非臣所及盖王安石所以惑死於富鄭公也

生意收結 講學尤資輔弼〇雖然學爲治本治由學出經筵之勸講固所以為聖學本原之地大臣之輔弼亦所以充聖學功用之成君臣上下切劘規警無一人不以學爲務無一

事不以學為先元祐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皇上天資超詣
聖學緝熙翠幄敷經無非鴻儒碩學之彥而格心之非又有
元老大臣以身任之庠序諸生尚何言哉雖然請復借元祐
之事為今日獻側聞曩時日食為灾以在外之群臣乞於經
筵之外間召侍臣訪議則所謂論思獻納以廣聖德者又無
間於侍從之臣矣該固執事責也其毋曰天下治亂責宰相
君德成就責經筵
當去近習之蔽(一)然經生學士延見有限其朝夕薰染者盡
掖庭之隷也牙籤玉軸紬繹有時其左右回翔者皆貂璫之
習也自非真見足以開天理之扃鑰定力足以遏人欲之波
瀾則憧憧往來鮮有不溺於中者志一溺焉如愛珠玉不釋

干懷如飲醇醪不覺其醉於是淫聲慢色蕩心娛目為學吾之障霾卑辭諂語承顏順旨為吾學之荆榛秉權席勢變白為黑為吾學之蟊賊精神潛溺而不知性習交馳而莫悟自一身而天下皆非我有此金華說書不足以易飛燕之娛而裴李諸公又不如佞士良之術奇也執事以為如何

故事源流凡五件並同聖學門兹不再錄

經筵二　講周易　以講易體用易立說

策頭易之體博帝王之學既有以會其體易之用周帝王之治必有以充其用大哉易乎包括兩儀何莫非易總攝萬理何莫非易體之博者不可涯涘也有如翠幄敷經儒紳勸講抽先天之祕以迪聰明發畫前之蘊以資問辨卦得其彖爻

悟其意蘊粹精於天宇融道妙於靈臺觀易於經經固易也求易於身身即易也易之體寧無以會之乎然而造化雖賾此易彌綸人事雖著此易統理用之周者不可限量也有如宗主三極運量八紘俯仰兩間災沴之迭見者正賴於消弭周觀一世變故之沓來者正賴於支撐艱難者必思濟蒙者必思亨回氣運於險艱躋時世於康泰求端於易何易非用闡易於時何用非易易之用可無以充之乎

策段 易之用不在事物間也亦不過於心上起經綸爾故必自強不息如乾而後可以充其用苟其精神蝕於嚮晦宴息則其用滯矣奚其充必輝光日新如畜而後可以充其用苟其光明疲於飲食宴樂則其用局矣奚其充必持以剛健必

守以中正必内君子必外小人而後可以充其用夫苟介以拘攣梏以私邪滛以憸柔蠱以便嬖則其用離矣奚其充愚也試即儒紳之鋪述仰窺聖學之高明日中見斗防壅蔽也我觀其象明照斯溥履霜堅冰戒陰柔也我悟其機邪枉斯杜錫馬三接禮元侯也我是以隆分陝之禮秩龜益十朋廣人謀也我是以渙求言之絲綸申備固圉用戒不虞法乎萃也建侯行師以順而動體乎豫也以至柄謙本復其德之粹如此濟蹇亨屯其志之勤如此十卦之義融會貫通一經之理優柔饜飫則大易之體會於聖心者固不得而窺測矣

餘段見第一套及聖學類

事料 漢五鹿充宗爲梁丘說元帝好之令與諸易家辨論朱雲

傳唐代宗通易象本紀本朝太祖開寶三年王昭素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歛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徹旨上甚悅長編太宗端拱元年召李覺進講泰卦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　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召馮元講泰卦元因推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裁成上說特賜五品服鑑長編　仁宗皇祐二年御邇英閣講乾卦楊安國曰帝王與天地合德乃乾元統天之事豈非陛下所行之道乎講需卦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楊安國曰九五乃天子之位以陽居尊而履中正爲一卦之主猶陛下建皇極以御天下也鑑長三年講鼎卦楊安國曰鼎爲烹飪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

而覆餗矣上曰任人不可不重也編孝宗淳熙十一年張大經等奏因講泰卦之九二王音有曰君子以類進而爲善小人以類進而爲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卦之上六王音有曰盛極則衰亂極則治

經筵三　講尚書　以洪範建中立說

策頭有洪範之條目有洪範之綱領自初一而至次九自五行而至五福此洪範之條目也位四六之中而主之以五合九疇之事而統之以皇極此洪範之綱領也知條目之所由分知綱領之所自出然後可與言洪範矣蓋洪範一書古今之大法也自天不愛道洛水呈祥其字六十有五是其文略而未詳也至於箕子一篇反覆其言毋慮數百則其意詳而

文盡矣

第𠭃然愚未知大臣所以推廣大中之學儒臣所以開明大中之學以仰裨聖天子學問者亦嘗無歉乎若尤未也則廟堂之上君臣之間所問荅者大中之道也所施行者大中之道也毋奮勵矯激而失之過毋巽懦畏縮而失之不及則君德純備而天下自安矣此愚所以望於二三大臣者然也帷幄之下朝夕之間所講究者大中之道也所辨難者大中之道也箴規諷詠而不失之諛鯁直切至而不失之激則君德涵洪而海内自化矣此愚所望於經筵諸臣者然也

洪範之序雖次於九疇而九疇之用實統於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八疇皆言數而此獨不以數言蓋以大中之道無所不

包也故曰其綱領而論之而色而康動容貌也好德錫福公
予奪也無淫無比消朋黨也有會有歸絕讒夾也王道無偏
則正莫不正正人既富則官無不敘以至待正直則可決群
議之疑公好惡則毋咈百姓之欲如綱之舉其目自張如領
之挈其裘自順凡聚見於皇極之所統者無非源流帝王之
心學茲非綱領之所自出乎

書綱 漢武帝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兒寬說乃從寬問一
篇（兒寬傳）成帝好學張禹入說尚書於金華殿中（敘傳）光武受尚
書略通大義（本紀）明帝詔曰五更桓榮授朕尚書（本紀）永平二年
丁鴻說文侯之命賜御衣及綬（本傳）章帝詔賈逵於南宮雲臺
講書（本傳）本朝太祖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

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續長太宗淳化元年上幸國子監令
孫奭講說命上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同上仁宗皇
祐四年邇英閣講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
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于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
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　四年講洪範五事帝曰人君奉天
在於修德戒謹於未形必俟天有譴告而後修德豈畏天之
道也寶訓宰五年講冏命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帝曰君臣之際
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續長英宗治平四年改清居殿曰欽
明召王廣淵書洪範於屏因訪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曰張
景所說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同上神宗初御經筵呂
公著進講商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且曰救民當如易所謂聰

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爲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爲戒（言行錄）孝宗乾道二年魏杞奏皇太子請別講書上曰可令講尚書治國之道莫先於此君臣吏相警戒無非日所行事朕每無事必看數篇（聖政）四年汪應辰論畏天愛民上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　淳熙二年宴宰執於澄碧池上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近眞後世龜鑑（經筵聖政）

經筵四　講毛詩　以講明發揮立說

策頭考古以證今此人主講明經學而會之以心者也由內以及外此人主發揮經學而見之於治者也經學之功用大矣而國風雅頌則治道之本末源流係焉二雅之紀治詳矣

而文武宣王則周家之創業中興係焉

策段求治道於設施之際不若究治原於心術之微夫始於憂勤是文武治內治外之本也遇災而懼是宣王內修攘外之本也盖心之勤惰治忽之分也心之畏玩治否之判也文武惟以憂勤一念先入於初心是以萬物致盛多之美宣王惟因遇災之後常致其警懼是以天下喜復行之化否則艱難多事之秋而宴安逸樂之是務吾恐天保采薇諸詩未必作也天灾譴告之日而恐懼修省之不存吾恐六月車攻等詩未必作也是則憂勤恐懼之心又文武宣王致治之大本而今日取法之先務也

公論不能以自伸必維持有人則公論為可伸詩之美刺好

惡一公論之淵藪也人才者公論之所由見言路者公論之所由達國用者公論之所由急今賢者弗用用者弗賢鸞鳳方鳴鴟鴞間集而公論[illegible]於人才之不辨矣其視棫樸之官人同乎否乎同已者進異已者退驄馬倦鳴臺烏積噤而公論窒於言路之不通矣其視敬之之進戒同乎否乎軍旅煩興帑藏亦立鷙眼告竭鹿幣積輕而公論窘於國用之不紓矣其視魯頌之足用同乎否乎

事料 漢宣帝授詩於東海澓中翁本紀唐穆宗以章處厚路隋為侍讀召入太液亭講關雎儒林唐文宗坐延英論詩鄭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大風小大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本傳本朝仁宗皇祐五

年帝曰朕思爲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删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講匪風篇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否　講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旨哉並上編

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木瓜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蓋自衛觀之威公繼絶誠可美自齊觀之威公尊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也

孝宗淳熙六年詔漕臣道融財計有曰汝不聞黍苗之詩乎我任我輦我車我牛謂美召伯能成轉餫之功後世以是名官豈無意耶曰陰雨膏之言養民如陰雨也其卒章曰王心則寧言家給人足乃能安王之心也並上政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九

聖學門

經筵五　　講周禮　　以聖經聖心立說

名流舉業

策頭聖經之旨垂日星聖心之仁參天地以淺功近利測聖經之旨者學術之誤也以深思遠慮贊聖君之仁者責難之恭也測聖經之旨贊聖心之仁非釋經者之責乎六典著書理財莫詳焉然詳理其出而非專理其入也是何也井田之法至周大備什一之行頌聲滋矣有如閭里版圖之數田野夫家之數設官分職參稽互考而斯民自生齒以上悉登其數於天府天子拜而受其書冢宰貳之以贊其治即此一意

則九賦財賄之斂非爲利也

策按載嘗考之鄭氏援漢事釋周制如口率出泉遂以爲丁錢彼誠見漢有口賦有筭賦限年如此其嚴取數如此其倍文帝舊額之略減昭帝五口之僅蠲因事給復指爲異恩又未知併免其筭錢與否也然則爲漢之民亦艱矣漢儒之陋訓詁之鑿一至於此千載而下至於援國服爲息之說以濟聚斂之奸者長國家而務財用漢儒實啓之

載考周典冢宰制國用於九賦九貢之後必有九式均節之制一人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之間皆有定式而百官有司之失物辟名盡得以隄防之節而後用用而復節既無泥沙之用必無錙銖之取自式法不行而後上下交征有如後世之

弊然後知周典爲百王不易之大法也吾君勤約之風形於上下吾相又以九式之法清財用之源外廷對補之請可卻州縣椿辦之數必稽則丁賦之已蠲者不復再斂桂海冰天永無二志亦可助天朝之保障矣先儒謂周禮天官非器識洪深者不足以覩之

事料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爲當魏徵曰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惟所施行翌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誠哉深乎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文中子錄禮斷事）本朝仁宗至和元年講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

縣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致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二年講視祲上謂講官盧士宗曰妖祥之興皆由人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　嘉祐二年王洙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緃　神宗熙寧二年御邇英閣時說書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數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與夫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上曰惠卿之言如何司馬光曰正月置於象魏乃舊章猶四時之首屬民讀法也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巡狩以考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皆非變法也

經筵六　講禮記　以講明推行立說

策頭 講明聖經之理者若難而實易力行聖經之理者若易而實難蓋中庸大學之書聖賢垂世之指南也道統淵源聖賢脉絡互載於二書以章句而攷之固不能合異以爲同即義理而推之則不能別同以爲異蓋天下之理一而已矣以爲有二則非理也人主惟能合二書之旨要而觀之則聖賢之理得矣

策段 明善誠身中庸之所謂機栝致知誠意大學之自有源流二者似不能同然用以明善者此誠也推以致知者亦此誠也而謂二經有二理可乎人主惟能盡力行之實充中庸之誠也則位天地贊化育盡物之性無往而不可雖匹夫匹

婦亦可與行與知矣苟惟不能充是誠也則聖人猶且不知不能而況於民之反中庸若乎人主而能盡力行之實充大學之誠也則自明德以至於致知自知至以至於天下平莫不次第而舉矣苟惟不能充是誠也則忿懥恐懼或得移吾之所守好樂憂患或得以蔽吾之所見而莫知所適從矣由是言之則人主讀中庸大學之書必求以充中庸大學之誠充是誠而施於用則天下無餘事讀是書而不能充是誠則講學皆虛文此不易之論也

恭惟皇上聖德天縱問學日新而諸儒遭時遇主皆以推明實德爲急務抑何幸邪其以大學言者蓋知治國平天下自正心誠意始也其以中庸爲言者蓋知天下國家之九經自

至誠盡性始也或以正心誠意言或以至誠盡性言充廣見聞斯爲至矣繼自今必正心必誠意而究極夫治國平天下之事則無愧於大學必至誠必盡性而振舉夫天下國家之九經則無愧於中庸否則君徒以是而講習臣徒以是而勸講而實用不究竟何補哉昔孝宗評論禮記謂中庸九經一段最關治道而朱文公傳大學章句其大旨曰必以極規模之大內以盡節目之詳凡以此也

事料　漢文帝令博士刺六經作王制志封禪　武帝與公卿議封禪而群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不能辨明

國本朝太宗淳化三年詔刻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於外者幷賜進士孫何等令爲坐右之戒　仁宗天聖五年賜

進士王堯臣等御詩及中庸篇一軸上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復陳之　神宗熙寧元年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非是上以爲然曰禮記既不皆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他經（筵長編）孝宗淳熙四年上曰易詩書累朝皆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關治道（聖政）朱文公熹應詔上孝宗書致格知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孔子集厥大成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本末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今見於戴氏所記所謂大學

篇是也故程顥與其弟頤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臣願陛下留意於此

經筵七　講春秋經傳　以依經爲斷立說

策頭 講明春秋之故實固不可以無傳發明春秋之大義又不可以拘於傳何則春秋約魯史而成書雖係之魯而所書非止一國也雖作於夫子而所述非止於一代也前後之殊時見聞之異論非攷諸三傳之所載則經之事迹亦未易以盡識此則傳之不可無伊川先生所謂以傳攷經之事迹是也若無聖經大意則在於貴中國而賤夷狄尊王室而卑諸侯正權綱而抑強僭重法度而惡改作凡昔聖人扶持世教之大意固不以傳而明亦不以傳而晦此則傳之不可拘而

昌黎先生所謂以三傳束高閣而獨究遺經者是也

策段故左氏考事雖精足以爲經之按而不知大義者不足以爲春秋之膏肓公穀義理稍精足以窺經之班而踈於考事者亦不足爲春秋之贅疣王氏詆以斷爛朝報廢是經於典章大備之日王氏之學秖自絕春秋之尊太山喬岳自若也胡氏作爲訓解扶此學於兵戈甫定之日胡氏之學固有光亦即春秋之陽和一脉所達也　昔胡文定公最爲精於春秋作爲訓解眞得聖人之大意未嘗拘於三傳之說我高宗皇帝嘗觀其書深加獎異置之宮中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其所以復興王室振起國威者皆自此書得之

事料漢景帝好公羊胡毋生之學其道盛於武帝殺梁中改武帝

詔曰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前漢書董仲舒制策曰臣謹按春秋謂一為元之意又云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本傳天子覽觀春秋之林司馬相如傳武帝使瑕丘江公與董仲舒議而公孫弘本為公羊學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儒林傳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復立穀梁春秋　明帝十載能通春秋本紀章帝即位特好古文左氏傳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帝使出左氏傳大義逵於是謹摘左氏傳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大義父子之紀綱本傳唐文宗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李訓對曰今宦人也於是內謀剪除許康佐傳本朝真宗命學士講春秋帝曰深資政理無如此書本紀仁宗慶曆四年上問輔臣春秋三

傳異同之義晋昌朝對左氏多記公羊穀梁專解經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賞罰為意上然之並長編高宗紹興二年上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訪三年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謂俯曰魯威公篡立天王乃使其宰往聘失刑政矣故書名以貶之七年趙鼎言胡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繫年錄高宗朝胡安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初荆公詆春秋為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公曰先聖親手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用夏變夷殆由此乎桁

經筵八　講語孟　以講明仁政立說

策頭觀孔子如有用我朞月可也之論而後知魯論之功用觀孟子如欲平治舍我其誰之論而後知鄒書之功用讀乎論孟而不知其功用不善讀論孟者也識其功用而不尋其根柢不善識[illegible]功用者也根柢者何曰仁而已何者洙泗講明言言皆仁齊梁問荅句句皆仁豈不以仁在天爲元在四端爲首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則興不仁則廢仁則存不仁則亡仁則榮不仁則辱

策段孔孟之所謂仁者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賦則必曰薄賦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言軍旅則不如俎豆禮樂言獄訟則不如庠序學校立巳則必立人達巳則

必達人由其農桑隴畝推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此仁之溥也由其長長幼幼推而養生送死仰事俯育此仁之暢也用此仁而得邦家則綏來動和如之何而可及用此仁而爲邦則四代禮樂將蔚乎而可觀然則魯論一書豈無用之空談也哉用此仁而行王政則有不可勝用之仁用此仁而運天下則有若反掌之易然則孟子一書又豈無用之空談也哉

○矧今人君以仁立國大臣以仁立家而士大夫當以仁立身是故學孔子之學必當佩服乎節用愛人之訓學孟子之學必當充廣乎惻隱不忍之心仲舒陳任德不任刑之語吾何可以不如仲舒[illegible]任懇安牧養之責吾何可以不如龔黃誠如是也必不操斮擾之戈必不駕剝膚之車必不驅猛

政之虎而肆横歛之蛇萌折其枯槁可也沾濡其焦涸可也鮮麗其晦冥振興其疲劣皆可也東南三百年之社稷所恃以有立者惟仁厚一綫之脉耳詎可日朘而月削乎

事對 漢明帝詔朕通論語未之有明（本傳）宣帝年十八師受論語（本紀）光武建武中包咸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本傳）章帝元和二年命儒者講論語（本紀）唐穆宗問學者安得其要辥放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漢時首立於學官（本傳）本朝眞宗曰孔子言管仲如其仁召忽以忠死管仲不能固其節爲臣之道當若是乎（本紀）仁宗皇祐元年講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帝曰若後代人君任臣得人代天工而不私者人君亦可以無為也（本紀）皇祐元年講直哉史魚帝曰遽伯玉信君子矣而

不若史魚之直事實英宗嘉祐八年呂公著講有朋自遠方來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又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者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荅顏淵之言孔子所言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救世之急務又講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曰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太王非好色乃是正家長編哲宗伊川講筵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言行錄高宗建炎八年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切疑之張九成曰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係年錄　孝宗淳熙八年上曰朕每守兩句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至於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聖政　寧宗方居潛邸時嘗

對講官陳傅良遇賊倉毀偶孟子講義引筆而斷曰君子小人之機須是他人君見善明用心剛方得

經筵九　講通鑑　以定體微意立說

策頭 知有史之定體又知有史之微意而後可與言史矣善者錄之以為勸不善者書之以為戒此史之定體也善有所不必錄惡有所不必書此又史之微意也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立百王之大法魯史之文止於紀實而春秋則始寓褒貶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然而春秋之作亦有直筆其事不必皆寓褒貶於其間至於或筆或削抑揚變化微而顯婉而成章此則微意之所存春秋之大旨如此而已

策要通鑑○易遷固之紀傳而為編年其倣春秋之法歟而律以春秋之法有未能盡合者何哉蓋有史之定體有史之微意定體止於紀實而微意始有褒貶屈平傍徨宗國援天引神其志非不可嘉也然投身魚腹則迹涉於奇矣留侯為太子招四皓以成羽翼而國本賴以不搖其功非不可尚也然為太子畫策以脅制其父則謀涉於譎矣此通鑑之所以不録是之謂作史之微意至於子雲之仕莽而取投閣之辱文若之佐魏而一死不足以蓋其愆大節一虧沒齒餘恨此固不必論矣然事關於國家之大慝而不録何以紀實不沒其惡所以為萬世事君之戒此通鑑之所以必書是之謂作史之常體由此觀之通鑑之作雖不盡合於春秋而實有得

於春秋

温公之通鑑所以倣春秋之編年朱文公之綱目又因春秋以寓春秋之筆削通鑑以魏為正統而綱目黜之通鑑書蜀入寇而綱目削之此眞有得於春秋之法也彼蘇老泉謂後之春秋亂耶借散耶愚未敢以為信

謹按本朝神宗熙寧元年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對曰秦儀為縱横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二年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規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編政 高宗紹興六年上謂輔臣曰資治通鑑有論

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覩此書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通鑑止可以爲諫書耳　孝宗乾道三年上曰朕惟愛資治通鑑每斷一事不過數語而意足理暢茍輝奏通鑑最切實學上曰此乃萬世不刊之書而於人主尤切寶訓

經筵十　讀祖訓　以心寓於政立說

策頭 有帝王之政有帝王之心帝王之政載於一書之中帝王之心超乎一書之表載於書者其經畫設施也超於書者其精神心術也臨以君德輔以朝綱維以人才輯以吏治內而錢幣之通融外而將士之奮勵凡若是者皆記載之所可模寫也故曰載於一書之中思付託之惟艱念輿圖之未復一念之烈雷厲風飛一念之運乾旋坤轉早作夜思晝驚夕

惕凡若是者非記載之所可形容也故曰　乎一書之表

策段 嘗讀孝宗之政必有得於孝宗之心且孝宗之可得而模寫者何如也悦親以孝講學以勤君德彰矣不以私害公不以恩廢法朝綱肅矣即位未幾首召二十八年淪棄之忠鯁而舉當世之英豪津津皆生意矣人才之翕集為如何宰執不視事則慮其積壓給舍不封駁則導以聽從其吏治之興起為如何多蓄見錢以通楮五舉大閱以勵兵其兵財之兼備又如何記之實録載之寶訓侈盛德之形容彰累朝之盛事儒紳因之以勸講九重籍之以憲章是則帝王之政於一書之中者也若夫孝宗之不可得而形容者何如也洪惟我朝以巍巍配天之鉅業金甌無缺之天下運厄中天王

綱板蕩遂使一家文軌中隔華夷萬里江山半分南北痛心疾首啻奚齊城之未復枕戈待旦不止越讐之未報機會未至隱忍待時故聖訓有曰朕心一日常行天下一遭推此念也其奮發激烈之志當如何哉此非帝王之心超於一書之外者乎　我先皇嗣位以來講寶訓於經筵讀聖政於暇日乃嘉泰初年臣僚奏請有曰思孝宗燕翼之謀考孝宗已行之實一語一默一政一令必合乎孝宗嗚呼繼自今文子文孫其立政立心何可不以孝宗為法乎

事料 漢魏相好觀漢故事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奏請施行故事詔書凡三十二事棹唐陸贄奏德宗願以正觀故事為模楷使太宗風烈重

光於聖代議奏憲宗讀列聖實録見正觀開元故事竦慕不知釋卷舊史文宗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本紀宣宗書正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通鑑宣宗出金鏡書太宗所製也曰卿爲我舉其要令孤綯摘語曰任賢享天下之福本傳本朝仁宗景祐四年讀正説謹罰篇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慶曆五年進讀經武要略　哲宗元祐元年韓維讀三朝寶訓至眞宗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　七年范祖禹言臣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群生之所願長編　高宗紹興四年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

仁皇訓典帝學二書深益治道可備睿覽　九年史館言祖宗實録已進太祖太宗餘見今繕寫上曰朕要見章聖景德中講和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會要孝宗淳熙七年史浩侍講周必大奏事上曰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雙日及休暇亦當特坐　八年史浩讀正說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宴安無所事之謂乎又讀剛斷篇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為言其家不貧上曰武帝如此可謂洞照事情又讀大中篇論為政之道本乎大中上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即此理也並文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